



另一种穿越

——献给高速公路的建设者
□龙远信

波光潋滟的七一水库，散发着水泥和钢筋气息的桥墩，在阳光的映照下，坚实，立体，温情，耀眼。

既阳刚，也柔韧；既整齐，也错落。建筑之美！路网之美！一种特别的震撼之美！

钢筋正在列阵，水泥正在集结。

捆扎。固定。凝结。

支撑。铺开。环绕。

被速度一次次怦怦，一次次沉淀，一次次穿越。

正在开启的速度之美！

在动与静中，七一水库扼守着新的现代美学：碧水蓝天一色，速度激情奔涌。

站在成渝高速改扩建永川北服务区开阔的平场，我感受到了一种穿越。

被剖开的土地，让风找到了更加开阔的跑道。

新鲜的泥土气息，新鲜的切换路径，站在这里，我找到了更加舒适的停顿。

月亮湖就在不远处，静谧的湖水，有了新的边界。

箕山就在不远处，亘古而今的山脉，也将在这里获得一种穿越时空的力量。

最抚人心的力量。

每一个细节都透着时间的问卷，每一个细节都恰到好处地得到答案：所有的奔赴，都被接纳；所有的疾驰，都被暖心慰藉。

站在箕山隧道出口，巨大的风洞前，我感受到了一种穿越。

5次穿越煤矿采空区，6次切割瓦斯煤层，91%高瓦斯工区。从一张剖面图上，我们重新认识了掘进中的悬崖与深渊。

单洞最大开挖断面达233平方米。失稳风险高，开挖支护要求高。这些近乎抽象的概念与数据，让每一次掘进，都小心翼翼，又沉着坚定。

站在洞口，一个时代，将通过进入的方式，获得加速。

在永川高速公路建设现场，我感受到了一种穿越。

时间在这里交汇，空间在这里交汇。遥远的，却近在咫尺；

被山峰遮蔽的，一下子获得了直达的通透洞天。

交叉。转换。互通。

穿越云雾山，穿越箕山。

永自高速，永津高速，永璧高速……自由飞翔的鸟，每一片羽毛，都被风鼓舞，为梦想煽动。

有多少别离，就有多少归来。高速公路是另一些河流，日夜流动，流向两个方向：故乡和远方。

（作者系重庆市永川区作协主席）



老家村子东头有一座园子。记得小时候的园子里有枇杷、李子、桃树、橘树和枣树，让这个园子在春天繁花盛开，满园芬芳，夏秋橙红绚烂，果实累累。现在园子里的果树已不复存在，园子也渐渐荒芜。可村民们不愿意浪费一寸土地，就在园子里打理出一块地种上玉米、芋头，或者种上青菜、辣椒。南瓜随便丢下几粒籽，无需施肥，便牵出一片藤蔓，结出一串金黄果实。

园子里虽没有了果树，但园子口的三棵柿子树，从我有记忆起就一直枝叶繁茂，

漂在江上的日子

□周成芳

无意间读到一个怀念三峡游的帖子，文章出自一位老导游的手记，字里行间描述的点滴细节，无不引起我强烈共鸣，怀想那些漂在长江上的日子。

壮丽的长江三峡是重庆的王牌景点，是数千名重庆导游赖以生存的摇篮。我出道的时候正值三峡蓄水前。到2002年，三峡游的火爆更是前所未有。我和大多数重庆导游一样，几乎全年在长江上游的三大峡谷中来回穿行。

每晚7时，近十艘游船载着数千名游客缓缓驶出重庆港顺江而下。游船启航时正值夜幕降临。缤纷的山城夜景，成为游客眼中最亮丽的风景线。

导游一上船就开始忙碌，为游客划分舱位，去餐厅为客人联系订餐事宜，再按接待计划书上的名单去客房一一核对，并向他们介绍游览行程。游船启航后，船方才开始为导游分配房间。那时一艘船通常有十多个团队，加上全陪地陪一起，光导游房就要好多间。导游的地位忽高忽低，淡季客源不足，我们一般能享受二等舱，遇到有些船的老大开恩，还可以在一等舱里过过瘾。到旺季游船满员，我们这些免费乘船的导游只能灰溜溜地领几套被单，去游船的游乐厅、餐厅甚至过道上打地铺。几十名男女导游横七竖八地躺在那里，引来无数游客好奇的目光。

次日早上五点，船上广播响起，导游们迅速安排各团的客人用早餐，不到六点就带领他们游览丰都鬼城。我至今也不明白最初是谁设制的行程，非得黑灯瞎火地去游览景点。冬天天亮得较晚，客人游览结束后，天才呈现丝丝光亮。三峡沿线各景点都有讲解员，游客上山游览时，我们凭购票单在景区领一张早餐券，去鬼城门口小面摊吃一碗微麻微辣的羊杂面。回船时很多导游会买两斤丰都有名的麻辣鸡块，船上的饭菜尽管免费享用，却食之无味。

下午三点左右，部分游船会安排客人下船游览第二个景点忠县石宝寨。石宝寨和云阳的张飞庙根据游船的不同任选一处游览。到张飞庙时通常已夜幕降临，大多数游客都是在夜色中来去匆匆，很少有人真正欣赏到景区有名的“三绝”。

夜里12点左右游船停泊奉节港。安静的游船再度喧闹起来，夜游白帝城是导游推荐的自费旅游项目，想领略三国文化的游客通常不会放过这次机会。因为是自费项目，安全问题更是重要，哪怕团里只有一个游客去参观，我们也得全程陪同。游完白帝城差不多凌晨2点左右，回到舱室一头栽在床上沉沉睡去。

第三天凌晨五点左右，游船启航缓缓驶进瞿塘峡。导游们纷纷召集睡意朦胧的客人起床到船头或是顶楼的观景台，欣赏瞿塘峡的雄奇风光。至今仍记得那些烂熟于心的讲解词：“长江是我国第一大河流，全长6300公里，养育了我国三分之一的人口。长江从河源到河口分为上游、中游和下游，上游的特点是水流急、峡谷多、落差大，瞿塘峡、巫峡、西陵峡就是有名的三大峡谷，长江三峡因此而得名……”边讲解边邀请游客顺着我手指方向欣赏峡谷的景点：新疆小伙在夔门走过的钢丝、风箱峡、古栈道、粉壁石刻……这些景点都颇具历史意义，遗憾的是天刚微微亮，游客并不能真正观看到这些文物古迹。

所幸还有小三峡。大宁河的水清澈见底，栈道边的三峡石引得无数游客喜爱，尤其是北方的客人对雄奇峻秀的峡谷和碧绿的溪水无比留恋。早上7点左右，客人在小三峡导游的带领下前往大宁河游览，我们就在巫山地接社去办交接手续，再在那里美美睡上一觉。中午地接社为我们安排一顿丰盛的佳肴。下午2点左右客人陆续返回，匆匆用完午餐后，又去观景台参观有名的巫山十二峰。

巫峡最美的季节当属每年的11月左右，那时满山遍野都是盛开的红叶，为秀丽的巫峡增添别样的美。巫山十二峰的尽头有一个碛石镇，重庆和湖北在此交界。过了界碑，游船正式驶离重庆踏入湖北境内。

到西陵峡时天已全黑，所以从来也没有导游引导过客人参观。有游客反映游长江三峡真正参观的只有两个峡，对西陵峡概念模糊，什么兵书宝剑峡、牛肝马肺峡也只在电视上领略过其风姿。屈原祠、黄陵庙、三峡大坝等景点只能在船上远观。过完葛洲坝船闸，游船到达宜昌港时通常在凌晨一两点。大多数的游船以宜昌为终点港，也有游船会继续航行24小时到达江城武汉。客人到达宜昌或武汉就结束了全部旅程。

上水返程时，游船空荡荡的，一个个又闲得发慌。我独自一人坐在船头翻阅闲情杂志，或躺在床上和朋友互发手机短信。出一次三峡团来回五六天，一个月我们通常要走四五次。幽深的峡谷和浩瀚的长江水便是我们最亲密的朋友。

2003年6月三峡蓄水，水位升至135米：巫山老城大部分沉入江底，张飞庙搬迁至云阳新城，瞿塘峡历史悠久的古栈道永沉大江之中，白帝城成为江中孤岛……我们亲身见证了这一历史的变迁，其间的滋味或许只有长年漂在峡谷中的导游才能真正体味。那位老导有这样一句话：“没有人比我们更怀念三峡，也没有人比我们更热爱长江了。”

好些日子没下过三峡了。多少次午夜梦回，仿佛又回到站在船头为游客讲解的日子。那些日子是艰辛的，却也充满了无限的乐趣。丰都鬼城的香火还那么旺吗？神女的背影依然那么迷人么？

怀念巫山的酸抄手、白帝城的长江鱼、宜昌的鸭脖子、武汉的虾球……

长江后浪推前浪，相信那些比我们更年轻的导游们会为三峡的明天继续挥洒青春的情怀。

我喜欢多年前的那句广告词：三峡是永远的！

（作者系重庆市开州区作协副主席）



柿味回甘

□杨振球

年年挂果，现在还是。村里的张大爷说，这三棵柿子树加起来有四百多岁了。第二棵柿子树的旁边有一口古井，井口脸盆大小，有半尺高的麻石围子围着。

小时候读书时，我们上学放学都从这三棵柿子树下经过。从柿子树开出黄白的小花开始，每一次经过我们都仰望着它很久，等待柿子成熟。但是，哪怕柿子触手可及，孩子们是不敢肆意妄为，因为我们都怕生产队长，还有比队长更严厉的父母。只是玩耍之时，如果有一颗柿子冷不丁落下来砸在自己头上，这颗柿子我们就可以理所当然地据为己有。当然，我们经常都是失望。到了采摘柿子时，生产队会按照人头分到每一家。母亲把芝麻秆削成漂亮的芝麻签插进柿子蒂部，用草木灰埋起来，上面再铺一层稻草。接下来就是等待着柿子的软化。

去年国庆回老家。此时水果市场上，

柿子已经上架，红澄澄的，吸引着过往行人。而这三棵柿子树的柿子像是故意吊你的胃口，青愣愣的，一点成熟的意思都没有。母亲说，这三棵柿子树成熟期越来越晚了，人家的柿子都罢市了，它才开始有一点点青红，成熟期要晚一个多月哩。

三棵柿子树结出的柿子的确没啥看相，近似圆锥，顶端有尖，表皮有麻点，而且每一颗柿子都有核，不像市场上那种光亮的“小鲜肉”。但不论怎样，这些柿子软化后，倘若你吃过一回，定会期待着来年。柿子没有一丝涩味，果肉细腻，口感醇绵，甜味中还夹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清香，在你的唇齿间弥漫，回甘。

到了成熟期，村里人都会去摘几枚柿子尝尝。吃上一口，更多的是记住这份味道，留住这份记忆。

（作者系安徽省安庆市作协会员）



马(外二首)

□舟子

高过山顶的是一匹马
背负整个天空，也不觉得累

它独自啃草，宛如在专注地作画
背景越简单铭刻记忆越深

群山浩大，无边。前程却逼仄
山间载客的伙伴反复抒写它的生活

它古井不波的眼睛似乎在回应
脚下的路虽局促，但与大山寸步不离

与草木同命，不需要多余的心思
安静的灵魂与奔跑的火焰可住同一躯体

梦

岁月的斧头锋利
砍伐着村口的苦楝树
似乎没什么进展
花照常开
鸟巢里卧着莫名的担忧
却在我的心间泛滥
它会枯萎吗
它会一夜之间消失吗
隐约间，一老农担着粪水
蹒跚于满树的花下
加剧了我的忧悒。仿佛
村口开始崩溃
小路模糊，失忆消散
一群面无表情的人
自顾自地走远
而我，越发焦急
仍在原地等待什么
自己也不清楚。蓦然
一声鸟鸣撕破梦境
我发觉自己双手搭在胸前
那么紧，那么沉
像抱着不得了的宝贝

云林天乡

是谁挥落
天上的云絮
挂满樱花树的枝头
又洒下遍地黄金（油菜花）
让天香湖半黄半清，激动不已

是春天用花朵
制造一场人间喧嚣
蜂拥的人群簇拥树下，田间，河边
胜似城市车水马龙
铺满春日浩大无垠的宣纸

——你若有心，跟随一声鸟叫
转过一个山坡
景区之外是世外桃源
鸟鸣，让乡村愈发宁静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濯后梳理

□吴定伦

夜，静默成一口深潭
心却在浮躁里翻涌
那些不尽人意的困惑
裹挟着世俗的秽语
缠成解不开的结

推开浴室门
温热的水流倾泻
从头至尾，濯洗一身尘霜
试图洗净纷扰
可发丝依旧凌乱
心绪仍在疯长

指尖抚过木梳
齿尖轻叩发间
千头万绪
在一抽一理间缓缓舒展
心头的褶皱
也一并理平

这一梳，是斩断过往的结
这一洗，是辞旧岁的尘
让喧嚣留在浴室门外
让清澈归还给心腔
今夜，只做清澈的自己
迎接明天破晓的光
（作者系重庆市石柱县作协会员）